语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郑州晚报中原时报《溪流·副刊》伴随着硕果累累的金秋和您见面啦。

建设"生态中原、文化中原、活力中原、幸福中原"是中原区新征程中的新担当,根植于中原区厚重沃土的"文化中原"建设,将担当起全面提升中原区软 实力的历史重任。请提起你的笔,端起你的镜头,亮出你的绝活,用亘古未变的情结和绵绵不绝的心线,共同编织带有中原符号的艺术花环吧。 本版设有原创作品、品读经典、中原记忆、民间传承、中小学生作文等栏目,欢迎踊跃投稿。邮箱:zyxiliufukan@163.com。

## 倾听你的声音

## 中原记忆

割麦 □乔沐

麦收时节,回家是必须的。

我的老家在郑州郊县的乡下。 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们姐弟几个 纷纷走出农村,有的打工,有的上学. 后来又在省城安了家。虽然收入不 高,但赡养二老还是绰绰有余的。大 家一再劝说老两口儿在地里栽上树, 省得劳累。可他们说啥也不愿意,父 亲还振振有词:庄稼人不种地干啥? 地都闲着,人还不歇出毛病来。就这 样,年近八旬的父母至今还耕种着几

每年麦收,不管工作再忙,事情 再多,我们都要趁双休日甚至请假赶 回老家去。

"我说不让恁回来,恁还非得回 来!回来弄啥?"今年割麦那天,父亲 一边指挥着农机手,一边不停地嘟囔 着,"现在收麦,其实就是看着机器干 活,根本累不着人。'

进入新世纪,短短几年的时间, 农村就实现了机械化,人们再也不用 那么艰难地向土地弯腰了。就连我 家这丘陵地区,原来全凭体力的活计 大部分都被各种农机替代。收割机 一过去就是两米多宽,不到十分钟的 光景,一亩多小麦就被收拾得妥妥当 当,麦秸秆散到地里变成了肥料,干 净的麦籽直接卸到了车上,一点儿土 气都不沾。收粮的商户就坐在地头 上等着,市场经济下价格基本是透明 的,日渐富裕的农民也很少为了块二 八角的斤斤计较。现在早就不用缴 公粮了,家里只留一点儿够吃就中。 昔日,老牛拉石磙、人力翻场和打麦 机荡得鼻眼不分的场景只能从记忆 中寻找了。

要是搁在以前,这是终日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父母想都不敢想的。

在那个靠双手和镰刀的年代,割 麦更像是一场需要每个人冲锋陷阵 的战役。橘黄的麦粒早已让父亲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凌晨三四点钟, 他就把那些挂在墙上的镰刀取下来, 坐在院子里霍霍磨响,时不时用拇指 在镰刀口上刮一刮,似乎要唤起镰刀 的每一寸刀锋。父亲带着全家人一 起出动,趁着月色开镰,图个凉快。 饿了,手也不洗就开始吃点从家里带 来的干粮。渴了,对着水壶嘴儿咕咚 咕咚喝一阵,赶紧回到自己割的麦垄 前,只想一鼓作气放倒所有的麦子。 直到月上柳梢,才放下握了一整天的 镰刀。收镰不收工,白天割下来的麦 子,还要借着月光运回去、垛起来。 五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一旦骤降暴雨 或者冰雹,大半年的辛劳都将付诸东 流。等这些活做完了,月亮早已挂上 了中天,终于可以拖着疲惫的身子上 床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难受。草草 睡上一觉,第二天的收割就又开始

割麦,最不好受的就是只能长时

间保持弯腰这一个姿势,那滋味若不 是亲身经历过很难想象出来。不能 立,不能蹲,割一会儿就腰疼,时间长 了腰都快要断了。那时候,学校都要 放麦假。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儿,我 也不甘落后,学着大人的样子,左手 一把麦,右手一把镰,慌得我手忙脚 乱。我起身抱怨腰痛,大人们一阵哄 笑:小孩儿家,哪儿有腰啊? 天气是 燥热的,持续的升温,让人喘不过气 来,偶尔有点儿风,也是烫人的,似乎 要把人体内的水分统统挤出来。一 顶大草帽扣在头上,虽然暂时可以遮 一遮太阳,但脑袋也被草帽捂得格外 难受。麦芒刺伤了胳膊和手背,额头 上、脖子里全是如小米粒般的痱子, 再加上汗流浃背,痱子奇痒难忍,伤 口蜇得火辣辣的疼。当然,被萋萋芽 扎得满手流血也是常有的事。麦地 里,人们的脸上尽是急躁。父亲嫌年 轻人割麦子太毛糙,不是麦茬留深 了,就是麦个儿放得不整齐。姐姐们 不服气,一听他啰嗦就争执起来。吵 归吵,割麦照例还是要尽快的。其 实,父亲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要麦子

割麦,既是收获的开端,也是丰 收的起点。从弯腰开镰到玉米下种, 家里的日子一直都心甘情愿地被一 穗穗麦子独霸着。全家人都忙在了 麦收,累在了麦收。一个麦季下来,脱 几层皮,掉几斤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了,比现在什么减肥方法都有效。累 是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父亲卖弄他 种地的手艺。他会随便掐几穗麦子, 揉搓之后放在手心一数,便能大致估 算出当年的收成,麦子收完晒干后-上秤,竟然八九不离十。直到现在,每 每想起来都让我崇拜之极。

如今,前收小麦后播玉米,夏收、 夏种一次性完成,这种现代农机高效 衔接的农耕方式正在悄然开启,"三 夏"已经彻底变为"两夏"。多少年让 人揪心的"三夏"大忙,正在成为大人 们回忆的往事,孩子们动听的故事。 现在,无人机直播的麦收画面,看上 去更像是一场独特的审美活动。

"广袤的田野上空无一人却热闹 非凡,因为这里分布着正在收麦的无 人驾驶收割机。马达的轰鸣声中,它 们像有生命一样,保持着匀速前行,有 的轻巧地躲过了一眼机井,有的到了 地头正在平稳掉头转弯……"这是无 人驾驶收割机正在进行试验的情形 过不了多久,这个场景就会变成现 实。到那时,人们可真是到田间地头 指挥的机会都没有了。

晚上,躺在老家的床上辗转反 侧,空气里尽是麦子成熟的味道,看 着身旁睡态可掬的儿子,听着父亲那 熟睡的鼾声,我越来越明白,只有金 黄的麦子相伴,父母才会睡得踏实, 睡得幸福。

10号病房

医院10号病房收治了3位病人: 老王、老蒋和老张。

这个病房在胃病病区,病因大多 是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减退所引起的。

老张入院时,老王和老蒋已经来 了一段时日了。老王喜欢热闹、爱聊 天,老蒋整日默不作声、不爱言语

老张住院三天后,老王实在憋不 住了:"老张,你的孩子们都没事干 吗?每天都是大儿子接小儿子送的, 女儿还变着样地给你做饭送饭。"

"孩子们都很忙,但说他们都不 听,非得天天在这守着。"老张笑着 说。是的,老张的大儿子家里有生 意,忙得很;小儿子在省城;女儿家的 双胞胎才刚10个月。为了让爸爸能 够休息好,他们觉得不能让老爸在医 院住,每天输完液就把老两口接回家 住了,两个儿子也就轮流接送老爷 子,每天中午,女儿想法从家里做好 饭菜带给老爸吃。老张的身边不是儿 子就是闺女,不是闺女就是儿媳,热 闹极了。

周三这天,老王的女儿来了,火急 火燎的。对老王说:"爸,我把你的住院 费交上了,单位忙得很,我一会儿还得

带女儿去辅导班,就不陪你了,你这就 是输输水,也没啥事,让我妈陪着你啊, 需要钱了给我打电话,我微信给你转。

连着几天的辛劳,可能是吃了不 干净的饭菜,那天女儿走了之后,老王 的老婆就上吐下泻地晕倒在了卫生 间。老王强忍着胃疼,给老婆打饭喂 药,老病号伺候起了新病号。这些事 老王的女儿当然是不知道的。

老张替老王着急:"家里就一个女儿 吗?也是辛苦孩子了。""还有两个儿子 啊,不是前几年拆迁分房吗? 我分了四 套,我们老俩口一套,三个孩子一人一 套,两个儿子就不干了,说女儿不该分 房,以后老了不管我们了。这次来这儿, 他们就当没看到。"老王轻轻叹了一声。

老王和老张聊天的时候,老蒋从来 都不说话,可老蒋的女儿每天都唠叨个 不停:"来这么多天了,吃饭越来越少, 我费力掏钱来给你看病,你就不能争点 气啊,你能不能把药吃了啊……"

很快,老张的病好了,儿子接着老 张出院了。出院那天,听老王对老伴 说:"女儿往微信里打了3000元钱。"听 老蒋的女儿叨叨:"人家来得晚的都出 院了,你要熬死我啊……"

## 书法欣赏

**作者简介:** 闫伟杰, 男, 1972 年 4月生,郑州人,中共党员,书法家, 笔名墨者,斋号嵩河草堂。现为河 南省书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河 南省秘苑书画院常务理事。



举旗帜 聚民心 育新人 兴文化 展形象



